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5Y8
1873
v.60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0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七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爲戶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爲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　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

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金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歷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眞卿上疏以爲

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
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
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
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
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門司式云其無門籍人有
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
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
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
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
路羣臣猶莫敢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

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貞卿誹謗二月乙未貶陝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

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
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
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
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
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
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
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與同
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
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
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衣宜稱心愈不平元

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諳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眞卿誹謗二月乙未貶陝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衞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

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幷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衣宜稱心愈不平元

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為上謀徙李抱玉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寶雞鄠盩厔隸抱玉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驕橫如故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

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
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
之勿反受禍　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
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
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
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
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
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
心丙戌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
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

如此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上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怤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

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

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爲不軌者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衞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勿怪乃脫穢韈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栝州

刺史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夏四月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貶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吴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五月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

孫道平擊擒之

張溥曰元載既得志縱侈上嘗因獨見深戒之
謷然不悛客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
不知悟後竟賜死妻子誅滅李輔國妻載宗女
也載初附輔國既盜斬輔國首臂於其第中載
亦與謀魚朝恩握神策重兵視天子蔑如載結
其黨周皓皇甫温始縊殺禁內以彼其才令無
黷貨以功名終亦唐彊力相也載既與誅兩國
賊取諸君側爲天下除大害疑與禁密貴人落
落難近顧揣探深微先得上意往往賴中人董

秀力豈帝性寬慮豺虎不慮蜂蠆抑天子親信左右臣載雖才智不能無助董秀小人利載財卽爲之使深宮萬幾其几閫肘腋間日夜相嘗無厭也旣不峻法制明與絕遠得此失彼何可勝道哉代宗旣寤先杖殺秀後賜載死天下稱斷然載貪秀淫汰驕溢已十餘年載孳孳聚斂縱卓英倩等爲徑竇一日縛致萬年縣鍾乳等物籍入公府無論身求速死妻與三子一女皆無有也可謂愚矣然載貪人法不應族卽戮妻孥祖宗墟墓何罪之有乃竟毀夷不貸也是刑

也宜施之安史而叢於載身先正有言疑朝恩之黨爲之豈其然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吐蕃入寇代宗幸陝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鬬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爲盟各去

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

以其地為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 夏五月乙酉李
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
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 六月辛丑
以岐州刺史蕭炅為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
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為劍南節度
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事見吐蕃請和 秋
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
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將卒皆懼
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
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

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栝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右節度使蕭炅擊破之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

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之曾孫也　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彍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公主嫁吐蕃事見吐蕃請和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人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冬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

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爲虜所敗副將褚詡戰死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撾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

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

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衞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曏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别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勅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

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詧累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檑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

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努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

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朞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詧怒仙芝之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

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

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爲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爲白水軍使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夏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

立

肅宗至德元載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二載冬十月吐蕃陷西平

乾元元年　吐蕃陷河源軍

上元元年　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於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秋七月吐蕃入大

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

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鎭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盩厔之西乙亥吐蕃寇盩厔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

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滻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犇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

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幷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

吏必逃匿而入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幷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旣立廣武

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眾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滻水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

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尹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畱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温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　吐蕃入寇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

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

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鎭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鬬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眞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眞

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爲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鎭奉天

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　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眾拔當狗城　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於宜祿　冬十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逼奉天京師戒嚴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　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

數十餘萬衆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劍南節度使嚴武以將軍崔旰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大歷元年春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 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鎭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鎭奉天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　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　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　冬十一月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

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爲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

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徙於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鋭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

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五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六年夏四月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於吐蕃　秋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於那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七年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八年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於宜祿瑊登黃萯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

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又敗璘爲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諶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諶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耶令諶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於東原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卻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

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旣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爲寇載言於上曰四鎭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

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

寢

九年春二月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張溥曰天寶初天子坐宮中責將帥逐虜萬里當日董延光悻悻功石堡城王忠嗣諫之強爭之疾至不欲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仁人之言誦之於今然哥舒翰立功青海高仙芝發奇策入阿弩越城小勃律王逃於石窟即小挫傷凡將士所斬逐虜無不得志肅代之際吐蕃則破州陷城無數直度便橋車駕出走彼虜強弱何

常之有中國盛則轉徙而北中國衰則伺隙蹈瑕聚眾而豨突爾然吐蕃盤據長安長孫全緒給以令公大軍至擊鼓夜呼卷眾全遁僕固入寇再逼涇陽郭子儀結盟回紇令與貳卽夜引去虜實中怯無能爲也令代宗當時毋聽程元振言輕出苑門京師必完語云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京師天子之家急委而去之宗廟社稷子孫王侯士庶其誰歸乎賴令公卻敵乘輿反正未幾聞寇魚朝恩復脅幸河中假非劉給事抗聲責止代宗流離與楚靈乾谿亦何以異自古

宦官在內其於夷狄盜賊不來則招之來則避之無非挾天子以自全而闇君不悟也曰左右愛我其不欲以我身嘗寇也嗚呼此國家所以亂亡接踵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九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兩稅之弊

唐高祖武德七年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病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

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戸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戸籍玄宗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戸口議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

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

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大歷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

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

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
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
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
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
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
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
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
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
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
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

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兹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

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

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令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

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

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

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
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
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
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
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
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
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
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傜稅敦本業而
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力
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

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令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

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

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僥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濟人久

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

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戸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幷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

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愼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徽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張溥曰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壞於楊炎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視中下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定稅以畝者易覈兩稅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

毋得調斂此租庸調之所繇始也旣定均田賦稅法民有田則有租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士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庸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藏兵蓄府衞官有定員貢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黎民蒙業哉及玄宗倦勤用度奢侈楊愼矜宇文融王鉷等爭以聚斂結主始有額外進錢兩京淪陷肅宗卽位籍江淮富商稅鹽麻銅冶鬻官勳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費猶不給大歷以來地頭青苗諸

錢益紛紛矣夫承平日久則生齒盛而浮客多於是有宇文融之括田版籍爛亡則科征繁而名目衆於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目之爲逼脅州縣妄增逃羨於炎則姑安焉然初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歷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於兩稅於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敕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計緡錢爲算納稅配綾絹計錢

爲估絹一匹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赦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微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歷之數復倍兩稅之病不病於吏法而病於加斂卽炎不死亦莫可誰何也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稅而度越於

唐者數焉夏稅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興而後度其數賦於人也隨田寬狹取數多寡非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爲額也額數具於黃籍總於戶部期限責於藩服州縣非別設兩稅使總之也戶編里甲十年輪差不役之絹無有也法制善矣而民重有憂其惟在稅外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八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戸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寛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

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廄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

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
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
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
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
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
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
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
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
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

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

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

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諠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

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衞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柰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

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汀州長史銛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

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

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
省
十二年春三月以戸部侍郎裴延齡爲戸部尚書使
職如故秋九月丙午戸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張溥曰依古以來言利之臣虛妄無能莫裴延
齡若也獨德宗心好之謂其好詆毁人冀親厚
之得聞臣下過失史言帝摘發耳目中朝士過
從宰相者金吾士必密啟飛白惟帝以爲厚一
延齡愈於百金吾士也然左藏正物移置別庫

詭號羨餘申奏見物謬云已棄欲歸雜庫長安
咸陽何所得陂澤數百頭同州一谷又安有八
十尺木數千株此皆欺君之顯者帝不一問何
哉玄宗末政嗜利宇文融王鉷韋堅楊慎矜之
徒競起後盡貶死劉晏領度支有勞能帝遣中
使縊於忠州時謂人臣好言利者往往不得其
死延齡凶妄倍諸臣享年六十九死牖下幸矣
帝迺哀之深如秦人之賦黃鳥凡人情性必喜
所似德宗陰猜矜察及臨事無一能也於延齡
性近矣宜其生相得死相思也陽城爲諫官飲

酒不言一日聞天子任裴延齡逐陸贄李充張滂李銛即帥拾遺王仲舒等伏延英門上書張萬福遍拜之賀朝廷有直臣當日忼慨何異漢成帝時朱雲上殿請劒誅張禹哉趙憬贄所引也李繁泌子也反耽耽爲延齡用憬生愧友繁死愧父爲小人者亦繁有徒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吐蕃叛盟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畱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爲太常少卿使於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

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五月戊辰以韋倫爲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於吐蕃 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爲境邀漢衡更請之冬十二月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爲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

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覊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 冬十月戊辰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於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

盟於清水　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　夏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　六月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　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爲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

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夏四月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旻於武川亭　五月吐蕃旣破韓旻大掠而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具言吐蕃形勢事（兩事並見藩鎭連兵）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鎭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

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

貞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吐蕃遊騎及好畤九月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

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
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
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
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
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
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
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
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
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
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

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於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於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犇鄜州吐蕃入據之

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眾

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
棄之又陷麟州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
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
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又命馬
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
於雲朔之間　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
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
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
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
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

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
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
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
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
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
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
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
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二月壬戌以檢
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使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

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

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

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

平涼川坦夷時論泚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　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眞抱眞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

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

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
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
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
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
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
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
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
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
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
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

邪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貲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齎

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　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

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幷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壬寅李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衞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

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
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
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
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
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　時關東防
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
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
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
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
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

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緋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

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
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
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
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
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
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
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
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
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

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幷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　秋八月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卻其人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

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爲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捍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

瓌擊卻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　夏五月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秋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卻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冬十月吐蕃

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韋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眾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韋皐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巂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五年冬十月韋皐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於巂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皐所攻

城栅無不下數年盡復巂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韋皐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九年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

侵擾鄜坊二月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
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
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
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夏五月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
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關
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
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
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
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旣是無良之類且加

懷士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

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

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

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須厚
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
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
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
能無慍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
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
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
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
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
戎虜馳突迅如風飊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

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

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埸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皐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夏六月韋皐奏破吐蕃於峩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

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鼎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眾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亦不減七萬其眾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

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習井果得甘泉

三月三城成　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六月韋皐奏巂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城下

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皐約共擊吐蕃皐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眾五

萬分擊南詔及嶲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　吐蕃數爲韋皋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

戍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　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　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鎭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戸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

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眾追之伏發虜眾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皐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　六月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於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玼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

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冬十二月庚戌置
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玼爲刺史
四年　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
叔矩皆没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闕號
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
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
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
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

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紓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犇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

亟行之旣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
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
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
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
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
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

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　甲午鹽州奏吐
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
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　冬十月吐
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
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
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
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
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

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殺戮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　三月吐蕃寇鹽州

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郯王府長史邵同爲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祕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弔祭使吐蕃請與

唐盟於長武城下泊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
既而吐蕃爲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泊許我
將兵赴盟於是貶泊郴州司戸　渭州刺史郝玼數出
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
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
鬬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
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
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
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
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

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
入界請討吐蕃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
史李文悅擊卻之　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
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
羅盟於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
以下盟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
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　壬午吐蕃寇鹽州　八

月劉元鼎還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犇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皐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

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
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
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
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
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
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
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
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

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鋭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寃叫嗚嗚將

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衞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

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甞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張溥曰吐蕃贊普棄宗弄讃死於唐高宗永徽元年嫡子早歿其孫立爲贊普凡二十八年至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弄立生八歲至武后長安三年卒於軍子棄隸贊立生七歲玄宗天寶十二載乞黎蘇籠臘贊死子挲悉籠臘贊立至德宗即位時乞立贊爲贊普貞元十三年死子足之煎立貞元二十年死其弟嗣立至憲宗元和十二年死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嗜酒好獵喜內凶愎少恩政益亂自是國中地震

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鄯廓間夜聞鼙鼓聲武宗會昌二年死無子以妃綝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為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尚婢婢相攻而國亡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務競雄譎卽七八歲兒咸能率謀夫虓帥剽陵中土其衰也主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年解辮易服猶病未能存亡之際可謂非天乎然高宗武后時吐蕃滅吐谷渾方國萬里數敗王師政盡出於欽陵兄弟代德以來盜河湟薄王畿皆尚結

贊等爲之戎方號令稟受酋長國之强弱不視
其君反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
解琬涖之未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蘭渭
掠監馬背惠食言其故習也德宗不察信張延
賞而違李晟平凉之會渾瑊幾不免自古愎諫
之主未有不愚者也韋皐招諭雲南吐蕃勢衰
李德裕出鎭成都維州內屬其功略等牛僧孺
害之詔還悉怛謀戮於境上棄中朝之舊墟絕
遠人之忠款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論贊無人
兵馬微弱僧孺敢面謾天子盛陳氣勢恫喝必

從懷盧杞之不忠託荀吳之小信春秋惡佞人其是謂乎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